

橘洲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开学第一天,领回大堆书,第一件事就是包书皮。

包书皮的纸不用愁,是伯妈送的挂历。她那时在印刷厂工作,年末会带些包装精美的挂历到奶奶家,分发给家族里的各户。

看挂历,成了吸引我的一件新奇事儿。

挂历的外壳是哑光烫金的硬壳,掀开盖儿,里面蜷着一卷新挂历,淡淡油墨香随即钻了出来。但无论是它的包装还是气味,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想看看画。

每年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有一年是欧美女电影明星黑白挂历。一月女郎是葛丽泰·嘉宝。她的侧脸线条利落,鼻梁高挺,深邃的眼眸仿若一汪神秘湖泊。

接着往后翻,费雯·丽、英格兰·曼曼、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索菲亚·罗兰、伊丽莎白·泰勒相继出现。我细细研读她们的容貌,各有各的光彩照人处,或脸庞白皙如玉,或眼睛清澈明亮,或五官大气明艳,有的戴着璀璨珠宝,身着晚礼华服,有的服饰简约却不失自身优雅,让人一眼难忘。

包书皮

左 琦

等到看完十一月份的美人,我翻动的手便开始犹豫了。心里有两个壮汉在拉扯。一个坚持翻,看看最后一个佳人是何模样,一个劝着别看,看完了,这一本挂历就彻底的没有新鲜劲儿了。当然最终的结果是排最末的那女人必须得看,否则便有短暂的遗憾和心心念念的神往。

看到最后,像是揭晓谜底,又像是一件特别的事宣告结束。最后的这位是玛琳·黛德丽。她头戴礼帽,身着西装,帅气与妩媚并存。的确是个赏心悦目的美人。

我心里想评选出十二人里最漂亮的那位,却也得出个结果。只好作罢。

这本挂历履行着它的职责,在我家并不大的客厅的墙上按月现出各式的浓眉深目、各样的发型妆容。每到月底,我都要向当月的一位佳人告别,翻出下一任接续。待到这一年过完,挂历就成了我包书皮的材料。

按照书的大小和挂历纸张的尺寸,一张挂历纸可以包两本小教材。辅助的工具很简单,一把剪刀就好。

过程也很简单。让书躺在挂历纸纯白的一面,沿着教材上下左右的边框在超出大概三厘米的位置裁剪出来,书脊处开两个小口,将书的封面封底藏进挂历书套中。一切做完再摆正来看,美人的脸正好成了书皮的封面。

也不尽然。有时候书皮的封面是美人的端庄盘发、紧身毛衣或是细高跟鞋。所有学科的书全部包好,我就让父亲在封面上写书名。

父亲把课本平放在餐桌中央,掌心来回摩挲,把刚包的书皮压得更服帖些。他并不急于写,笔尖悬在封面上方顿了顿,盯着封面留白处,轻轻用指腹比了比“语文”两个字的宽度,思索着把字放在正中央的大小。“沙沙”几笔,墨色浓黑。放置一会儿,等墨迹全干,所有带书皮的教材堆叠起来,一看那别具一格的封面,任谁也不会错拿我的书了。

旧挂历变成书皮后,墙上的新挂历也变了模样。这一回的主题是宋朝的花鸟山水画。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轮番上场。晚餐过后,或是作业结束,我就通过看画怡情。画面里,层峦叠嶂裹着淡墨似的晨雾,枯木枝杈间已冒出点点新绿。右下角,浅灰色小楷写着公历与农历,丝毫没抢画的风头,只悄悄提醒:新岁已至,春山待赏。

蓦然回首

鱼燕子

杨光亮

又逢桃花盛开的季节。

外面淅淅沥沥下着春雨,闲坐家中,忽然忆起唐代诗人张志和的那首著名词作《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它描绘的是江南春汛时期的山水风光和渔父生活。

注家在解读渔父生活时多把它说成是渔翁头戴青色斗笠,身披绿色蓑衣,悠然自得地垂钓,即使刮斜风下雨也不需回家。如果单从渔父隐逸生活的角度去理解,诚然是对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实际生活出发,渔父也可能是捉鱼,而不一定是去钓鱼。

在江南水乡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桃花流水鳊鱼肥的时节,鱼都在向上迎水,在乡村的水沟、禾田、滩头随处可见,甚至在水流漫过的湿地草丛中,鱼儿拥挤成一团,只需渔父在雨中去捡拾,根本用不着去垂钓,更何况斜风细雨中还不易钓得到鱼。

我之所以如此理解,并非独树一帜,更无标新立异,以博人眼球。只因本人出生在水乡,自小喜欢捉鱼,尤喜欢在斜风细雨的早春三月捉迎水鱼,熟谙鱼性,略通鱼情。桃花流水鳊鱼肥的时节,鱼儿成群结队,争先恐后,逆水而上,捡都来不及,谁还会去冒雨垂钓呢?

家乡河网密布,沟汊纵横。每年春三月,几阵春风,几场春雨,柳树抽芽,桃花盛开,家门口成片成片的燕子花田不经意间就被披上了一张厚厚的紫色花毯,而花毯下面布满了农人们用双手辛勤开挖的水沟,宛如四通八达的花田经脉。春雨一来,水流在水沟里缓缓涌动,好似花田的经脉开始复活。

春水流经处,万物复苏时。农田里各种冬眠小动物开始苏醒,青蛙在“呱呱”鸣叫,蝴蝶在“唧唧”奏鸣,田螺爬出了泥坑,泥鳅溜进了水沟……而水流到河汊交汇处,安静了一个冬天的鱼虾闻声而动,纷纷逆水而上,争相抢食随水流而下的各种蠕虫;另一方面,鱼儿到了春天产卵繁殖季节,会游到上面水沟产卵,这里相对安全,不易遭到其它鱼类的猎食,更容易成活。因此,每逢桃花盛开的季节,家乡到处都是汨汨流淌的水声,到处都是逆流迎水的鱼儿。

老家靠着一个湖,常年一湖碧水,满塘鱼虾,农田和湖泊之间无任何缓冲地带,有些地方段田甚至犬牙交错,湖在田中,田在湖中。春汛发大水之际,田地经常被湖水淹没,大量鱼儿就会趁机顺水流溜进被湖水吞没的燕子花田,就像人群赶集逛街似的,疯狂扫货,争抢绿色草料,争食蠕虫。有时甚至横冲直撞,兴风作浪,在被水淹的下湖田里“拔刺”横跳。

湖边更有一处荒滩,一到春天,整个滩没入水中,放眼望去,芳草萋萋,浮萍满塘,蜻蜓戏水,蝌蚪成片,引来湖里多种鱼类来此觅食,产卵繁衍,相应地也吸引了鸬鹚野鸭等捕鱼高手在滩上空盘旋。此情此景,与范公笔下“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还真有几分相似之处。

雨水渐多,温润的春水经由农田流入湖中,引得湖内各种鱼虾一阵骚动,冲在最前面的自然是当地最丰富的鲫鱼,其次是鲤鱼,紧随其后的是鲢鱼和黄骨鱼。也许是为了喝到头啖春水,也许是为了吃到水沟中的蠕虫,抑或为了觅到理想的产卵环境,它们不管不顾,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开启它们鱼类家族此生必有的逆流历险征程……

鱼情在汹涌,渔人在行动。

春雨绵绵,春寒料峭的清晨,当别人还在“春眠不觉晓”之际,我就早早地起床了,戴着斗笠,披着塑料雨衣,拿着一个蛇皮袋,光着脚,一头扎进了如烟似雾的细雨中……

每逢桃花流水鳊鱼肥的季节,小小年纪的我就会经常捉鱼回家改善生活。不过那时捉到的可不是鳊鱼,而是人见人爱的喜头鱼即鲫鱼,为此,乡邻们还送给我一个外号:“鱼燕子”。



嫩凉天气欲寻芳,步入西园第几廊。漠漠春阴随日晚,一城花事待海棠。

几处桥上觅行踪,处处新痕杂旧痕。一棹迷茫烟水里,半船烟雨半船尘。

一湾深碧绕参差,流到桃红第几枝?踏过小桥风不识,数声莺唱立多时。

轻风不管暮春寒,乱入椒浆漱玉华。醉掬新江一簋月,好从清夜照桃花。



悄悄成为你自己

(歌词)

——写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与全民阅读活动周之际

黄立

翻开了扉页,走进一个崭新的世界。字字句句告诉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合上了书卷,拥抱一个未来的世界。字字句句丈量我,我的天空如此辽阔,从此学会了独处。人生路上多风雨,读书相伴万里路。玉汝于成向远方,脚下有力量。

读书的意义,遇见更好的自己;活成最好的模样,悄悄成为你自己。

读书的日子里,每一刻都是春意;书香的日子里,有我有你!

成为你自己,是我是你!

贺文兵供图



农忙生活,正如她在书中写的:赤着脚感受青苔之下的大地是“好上加好”;秋天品尝着山里的野果子,沉静在孩子般单纯的甜蜜里;冬天上完课,躺在旧式稻草铺就的蓬松的木床上,“我卧在老式床上听鸡鸣桑树第一声”。在那一般人过起来枯燥乏味、暗淡无光的岁月里,她却在诗和远方里享受着“人间任天真”的境界。想起蔡皋“背着自己的行李,好像把生活翻了篇,那一面是‘生’,翻过来即是‘活’”。让我想起作家王蒙下放放在伊犁的那段灰暗的春秋,王蒙亦乐呵呵地“人间任天真”地积攒着素材、感受着真情,这段至善至美的生活体验成就了他后来出版的代表作品小说集《在伊犁》。如果当不幸的命运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能坦然接受,用自己的爱好去点缀生活,安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寻找燃烧我们生命激情的火焰去度过那大部分人难以接受的晦暗年华。我想,现在的人们翻翻蔡皋《人间任天真》这本书吧,或许会让你豁然开朗。

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很想让日子慢点过。蔡皋说退休后的生活才是自己真正要过的辰光,在楼顶花园,种花、护花、看花、赏花,随便二三个小时还舍不得下楼;“我的花草在雨天没人陪,冒雨去看一看的,只有种花的人……”蔡皋常坐在楼顶读书,陪伴在植物左右,在画室画画,也是在植物们看着她的情景下完成的。“在这里摆上桌子看书写字最惬意。丰子恺先生有‘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桃花’,我则与植物为友团团坐。”蔡皋说:有了花的时光,是有色有香的时光,活色生香的时光。一年四季的花如艺术家的作品一样,将时光染上了不同的色调。我想天和植物打交道的艺术家的作品会充满泥土的芬芳和万物生长的灵性,各种级别的奖项纷至沓来,各种媒体扑面而来,蔡皋面对荣誉和粉丝们的赞美好像没什么感觉,依然在她的“桃园”里耕耘着。

蔡皋在日常生活中什么角色都是,没有请家政打理卫生,常当擦地板的清洁工,也没有请带孙子的保姆,她说她要像自己的外婆一样把美好的东西传递给子孙们。蔡皋没有染过一次头发,任头发被大自然风霜侵蚀得满头如霜,确实像个奶奶的样子,没有担心也没有掩饰自己衰老的自信,这也是我最佩服他们夫妇的品质,追求自然朴实的生活方式,看不出他们虚荣的生活方式。

《人间任天真》这本书中有很多金句让人兴奋不已。富含哲理的句子遍地皆是,序言里写着:“我喜欢走路,这路总会赠人一路新鲜,因为四季的乡村总有新鲜,路看我也应也新鲜,年轻的总有新鲜。”我喜欢“真爱”里写的:“我希望我的时光,植入我的图画和文字的时时光亮起来,照见生活的路,这样的图画和文字才能是图画和文字。”

正如蔡皋所说:“文字写在白色的纸上,如同印在雪花上,我想每一朵雪花上的故事是万千神秘的存在,有多少文字被人读到?”

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每年寂寞地开着花,让花香默默地荡漾在村子里。

每到九十月份,板栗树上的刺毛果开始由绿变黄再变红,自己裂开嘴巴将板栗子吐在地上,任村人里人捡拾。从来没见过侄儿正儿八经回来采收过一次板栗。或许因为板栗树太老了,或许因为无人施肥,或许因为孤单寂寞而灰心,板栗好一年比一年小,也一年比一年少,但味道还是那么沁甜。板栗落果的季节,我偶尔会到树下去走一走,随意捡拾几颗,沁甜之余,心里总会有些湿湿的。

其实义园里我也栽了两棵板栗。十年了,因为园子里竹子、樟树等长得太高太密,缺乏阳光和生长空间的板栗树每年虽能发一些新枝新叶,但至今高大不起来,既没开过花,也没坐过果,我也就不对它们抱什么期望。

十多年前,我们家自留山的下面原来有一棵大板栗树,那是父亲生前留给我们的一份念想。每年立夏前后回家从树下经过,都能闻到沁人肺腑的板栗花香,每年秋天板栗籽摘回来,父母亲至少要给我留一半。那年十月,我和弟弟将采收回的半筐板栗抬回家,先选了两颗大的递给父亲。病入膏肓的父亲已全身无力,他凝视着手中的板栗,微笑着,叹了口气。没过几天,父亲就离我们而去。这棵板栗树正当壮年,是在父亲走后两年多的那个冬天被推土机给推掉的。板栗树生长的位置如今是弟弟新屋子的厨房。

父亲的板栗树不经意地走进了我的记忆。水塘对面的三棵板栗树太老,没有人对它们抱有太多憧憬和期待了,什么时候被侄儿的一把电锯锯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义园里这两棵年轻的板栗树什么时候能够开花结果接上趟呢?我也没有把握。

一切都在顺其自然地发生和遗忘。但我在潜意识中总舍不得这些板栗树,舍不得这扑鼻的板栗花香,舍不得板栗好的那份沁甜。它们总会让我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他们亲切的音容笑貌,以及我自己模糊而遥远的少年的影子。

近日,蔡皋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家。拜读其新书《人间任天真》,收获了她人生的另一面。

这书是蔡皋创作的散文集,收录了她于寻常花木、烟火生活中参悟的箴言小短文。读完感觉该书别出心裁的设计,启人心扉的哲理,语言鲜活的文字……让人觉得历久弥新。艺术是相通的,在画家领域名声煊赫,在作家“版图”里,她又独树一帜的蔡皋。

相识蔡皋近二十年了,她豁朗达观的性格,朴实素雅的形象常常在我的心中铭记。记得第一次带着学绘画的儿子去他们家拜访的情形,让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大为惊讶,在家里花草植物还可以这么任性地种植,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一扇墙的书柜亮眼外,其他都是植物出了彩。攀爬在阳台墙壁上的楼兰,妖娆在窗户外三角梅、炮仗花,各类仙人掌科植物开着形态不一的花儿,还有黄金葛像瀑布一样从她家老式柜台上撒落下来,厨房、卫生间的角角落落都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简直是一个小小的植物园。更让我开心的是楼顶还有一个硕大的百草园,种花、种菜随性而为,蔡皋和夫君萧沛苍亲自打理着这些小精灵。说起这些爱好,蔡皋说都是源于年轻时在株洲一个小镇当老师的六年时光所赠与。蔡皋在书中写着:“屋顶栽树,盆中种花,都是无奈的事。人喜欢自然,草木更是离不开自然……楼顶种花的事,盆土养殖的人就变成了自然。由此看来,自然而然与自由自适都随人意了。”

这段文字无不吐露了蔡皋对往日青春的留恋,对广袤大自然的眷恋。

能干的外婆给了她美好的童年,乐天派的蔡皋,被下放去农村,不像别人怨三怨四,抱怨命运不公,时运不济,生活得一点都不开心。而她一路行走一路被小花小草治愈,在那教书,每天有小朋友带一束映山红、一颗茶泡,一个红薯等一份小惊喜慰藉着她的心灵。春天看院子里的一棵梨树只开花不结果;夏天光着脚丫子踩在泥土气息浓厚的大地上,体验过“五一春插,十一双抢”的

能干的

乐天派的蔡皋,被下放去农村,不像别人怨三怨四,抱怨命运不公,时运不济,生活得一点都不开心。而她一路行走一路被小花小草治愈,在那教书,每天有小朋友带一束映山红、一颗茶泡,一个红薯等一份小惊喜慰藉着她的心灵。春天看院子里的一棵梨树只开花不结果;夏天光着脚丫子踩在泥土气息浓厚的大地上,体验过“五一春插,十一双抢”的

当橘柚的花香散尽,就轮到板栗花开了。每年春末,我的老家湘东黄婆塘小山村都会沦陷在板栗花的浓香之中。

门前水潭的对面有三棵大板栗树,约莫四十岁了吧。这些果实木中的老年人反应比较迟钝,是村里最迟开始发芽长叶的。到每年四月中下旬,它们才磨磨唧唧将一身绿色的新装披在瘦骨嶙峋的身上,重新抖擞起精神来。要不了多久,像油菜菜荚一样长的黄白色花穗便挤挤密密绽满枝头,毛茸茸的,为板栗树铺上一层厚厚的积雪。浓郁的芬芳在村庄的每一处缭绕,哪怕是面对山坳里人迹罕至的角落。每一阵风吹过,都能听到它们在耳边窃窃私语,并不由分说地钻进你的鼻孔和肺腑,让你不得不为之舒爽,为之欣然。

板栗树一共三棵,每棵直径都有二十多厘米,树高七八米,像三把并不直溜的巨伞撑在对面菜园边的土坎上,开门即见。树是我的二伯海爹栽的,二伯擅长治疗烧伤和蛇咬,我至今还能恍惚听到他在板栗树下跟人说话时的洪亮声音。二伯去世那年,我已在外地参加工作,父母亲碰巧来我的工作地住了一段时间。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父亲黯然神伤,声音哽咽:“难怪昨晚我一整晚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脏扑通扑通跳得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伯其时六十多岁,是父亲在世的唯一同辈至亲,兄弟连襟更连着心。一不留神,二伯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啊。

年近九旬的伯母是两年前走的。那是一个勤劳而忙碌的老人,板栗树下的菜园子是她暮年流连时间最长的地方。老人家走得风光,我全程见证了她的孙子为她操办的热闹丧事。但她也走得寂寞,因为她唯一的儿子——我的堂弟已先她几年去世,儿媳改嫁,孙子在外跑生意,老家家里几乎没了其他人。有时候她会去十多里外的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堂弟生前在本地的乡镇企业负责安全监管,一场胃癌夺走了他四十多岁的生命。堂弟的儿子我的侄儿,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做生意,胸有通天志向,常年一个人在外奔波。板栗树于是

能干的

乐天派的蔡皋,被下放去农村,不像别人怨三怨四,抱怨命运不公,时运不济,生活得一点都不开心。而她一路行走一路被小花小草治愈,在那教书,每天有小朋友带一束映山红、一颗茶泡,一个红薯等一份小惊喜慰藉着她的心灵。春天看院子里的一棵梨树只开花不结果;夏天光着脚丫子踩在泥土气息浓厚的大地上,体验过“五一春插,十一双抢”的

能干的

大自然滋养的蔡皋

姜满珍



杨杉供图

春日暖阳,有鸣仓庚。”《诗经·豳风》寥寥八个字,道尽天地初醒之律动;千载以降,春非独四时之序,实乃万物重焕精神之契、人心复归澄明之机。长沙之春,尤非草木之荣而已,乃历史呼吸与市井烟火共织的温润长卷。

长沙的春天,是湘江上第一缕被晨光镀亮的水纹,是岳麓山南坡悄然洇开的浅青,是坡子街蒸笼掀盖时腾起的一团白雾,更是太平街青石板缝里倔强钻出的嫩芽,它不喧哗,却自有千钧之力;不浓烈,却沁入骨髓。这座三千年城邑,在春的调色盘里,既未褪去青铜器上的幽绿铜锈,亦未拒绝新裁玉兰枝头的皎洁雪瓣。春在此处,不是季节的过客,而是时间的驻足者,是楚辞余韵与地铁报站声在橘子洲头悄然合拍的节拍。

春之始,必自湘江启程。冬寒未尽,江面已浮起薄薄一层流动的银光。轻舟早发,桨声欸乃,划开微澜,惊起几只白鹭,翅尖掠过水面,如墨笔轻点宣纸。沿江风光带渐次苏醒:垂柳抽芽,细如眉黛;桃李含苞,粉白相间,似少女欲言又止的唇。最妙是黄昏时分,夕阳熔金,将杜甫江阁的飞檐染成暖赭,倒影在粼粼波光中轻轻摇曳,恍若盛唐遗落的一枚诗笺,被春水温柔托起。

长沙的脉搏,岳麓山便是其呼吸。冬末的山径尚覆残雪,山脚下的梅林却已燃起一片胭脂色。再往上,爱晚亭畔,枫树新叶初绽,嫩得近乎透明,阳光穿过叶隙,在石阶上投下细碎跳动的光斑。拾级而上,古木参天,樟树新叶油亮,松针苍翠,而山腰处,一树野樱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粉云般浮在墨绿山色里,风过处,落英如雨,簌簌飘坠于《岳麓书院学规》的碑石之上。

春之味,在烟火深处。长沙的春,从不悬浮于云端,它深深扎进米粉的热气、糖油粑粑的焦香、臭豆腐的奇异醇厚里。清晨,嘞一碗热辣鲜香的牛肉粉,汤头滚烫,牛骨熬得乳白,码子酥烂,葱花碧绿,辣油浮金,那口热气直冲脑门,瞬间驱尽残冬滞涩,唤醒沉睡的筋骨。

转至西园北里,旧巷幽深,墙头藤蔓初绿,老妪弛坐在竹椅上,用小火慢焙新采的明前茶,铁锅里茶叶翻飞,青气渐收,清香微扬,氤氲如雾。午后,太平街口,糖油粑粑在铜锅里滋滋作响,糯米团裹着红糖浆,在滚油中膨胀成金黄圆润的暖意,咬一口,外脆内糯,甜香在舌尖缓缓化开,仿佛把整个春天的丰腴都含在了口中。春之味,是舌尖上的温度计,测出城市血脉的热度与韧性。

春之韵,在寻常巷陌的呼吸之间。清晨,深湾镇菜市场人声鼎沸,白白的蒜头、紫红的苋菜、带着露水的豌豆苗堆成小山,农妇粗糙的手掌托起一把鲜嫩,笑纹里盛满泥土的诚实。傍晚,梅溪湖畔,市民在樱花大道缓步,孩童追逐着被风卷起的粉白花瓣,老人坐在长椅上,膝上摊开一份报纸,目光却追随着远处无人机编队拼出的“春满星城”字样。

春之思,在历史纵深的回响之中。长沙的春,总带着青铜器的冷光与简牍的墨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薄如蝉翼,轻若无物,其经纬之精微,恰如春日细雨织就的迷蒙烟岚;走马楼吴简上模糊的墨迹,记录着两千年前此地春耕的赋税与农事,字字如钟,深埋于时光沃土,至今仍萌发新绿。

当暮色四合,湘江两岸华灯初上,霓虹与江月交映,橘子洲头焰火升腾,璀璨光雨倾泻于春水之上。此时立于江畔,但见游轮缓缓驶过,船身灯火如流动的星河;远处,IFS国金中心的玻璃幕墙映着满天星斗与人间灯火,现代光影与千年岳麓的剪影在夜空下和谐共生。春风拂过面颊,带着水汽、花香与城市不息的脉动。我忽然明白,长沙的春天,从来不是自然恩赐的单薄馈赠,而是历史厚土孕育的生机,是城市血脉搏动的温度,是人与城在时光中彼此成全的深情回响。

汪争供图

能干的

乐天派的蔡皋,被下放去农村,不像别人怨三怨四,抱怨命运不公,时运不济,生活得一点都不开心。而她一路行走一路被小花小草治愈,在那教书,每天有小朋友带一束映山红、一颗茶泡,一个红薯等一份小惊喜慰藉着她的心灵。春天看院子里的一棵梨树只开花不结果;夏天光着脚丫子踩在泥土气息浓厚的大地上,体验过“五一春插,十一双抢”的

能干的